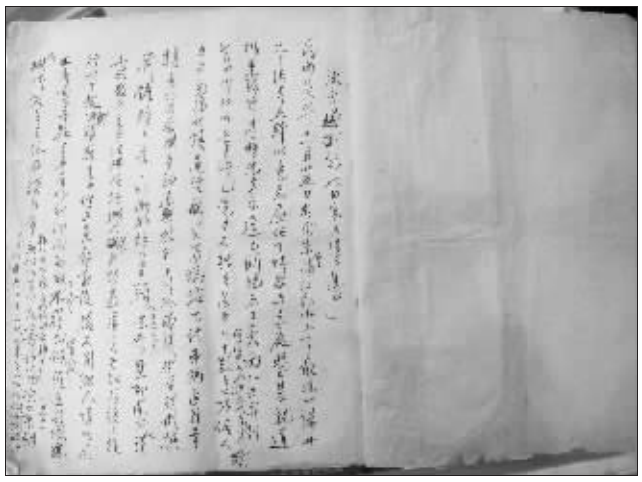
七十年前的今天 他在日军炮火中开始逃亡

南京发现当年普通市民的《流亡日记》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 70 周年,日军屠刀下侥幸生还的幸存者们和亲眼目睹日军暴行的外国传教士们备受关注。然而,当年从南京“跑反”到西部避难的普通市民,却很少有人提及。一本《流亡日记》揭开了真相。

1937 年的冬天,侵华日军的战机在南京上空盘旋呼啸,眼看家园不保,不少南京市民收拾行囊,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往桂林、成都方向逃难,一路上颠沛流离,受尽苦难,当时南京的一名小学老师周廉臣记下了“跑反”时的点滴感受。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说,这本《流亡日记》填补了研究方面的空白,其史料价值不亚于《拉贝日记》或者《魏特琳日记》。



由吴先斌收藏的《流亡日记》目前在民间抗战史料馆展出

沦陷前所见市民个个面带愁容

周廉臣,时年 32 岁,曾任小西湖小学老师。这本日记记载,1937 年 11 月 26 日,周廉臣就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在跑反之前,他和弟弟计划先赶回镇江看望父母。

由于当时汽车交通已经断绝,周廉臣兄弟俩只能从南京步行出发,经淳化、句容等地。路上的情景十分萧条悲凉。“经中华东门,仅有半扉可通行人,并拉夫做工。市内交通除少数军用汽车及少数军用人力车外,别无所有。市民个个面带愁色。沿城一带各户已满驻军队,少数小店铺仍继续营业。大有朝不保夕之慨。”

回家的路上也是惊险重重,“至西塘庄北,遥闻炮声起于东南角上,片刻即见黑烟一片,由地上升,盖系炮弹落地开花也,相去估计最多不过十余里耳,亦已险矣。途中遇逃难者牵牛携物均向东走。”

逃亡到江西时痛闻南京沦陷

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战火,当年 12 月 2 日,周廉臣与家人挤上一列火车,离开了南京。车至芜湖,等了七八天才得以登上一艘军用船。

船顺着长江逆流而上。12 月 11 日,周廉臣所乘坐的小船到达江西省湖口县以北,在湖口县城登岸,他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敌寇已由湖熟淳化镇、高桥山侵入南京,光华通济山外占领空军总站。周廉臣看了十分悲愤,写道“料大势已去。南京恐将不保矣。另悉南昌时遭敌机空袭,死伤相继。惨哉!”

12 月 13 日,周廉臣一行别九江西上,经富池与田家镇,当地的地形十分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周感慨道:“目睹我锦缎山河行将被倭寇铁骑横逞,可慨也夫。”

从汉口到长沙,从长沙到湘潭,从湘潭到衡阳,一路颠沛流离。从周廉臣的字里行间看出,他们一路上仍然忐忑不安,既要躲避“伤病滋事”,又要忍受出门在外的艰难。

日记后摘抄新闻见证日军暴行

在日记的后面,还有周廉臣一路上从报上摘抄的新闻、抗日歌曲以及口号、抗日漫画等等。他将这些内容题名为“倭寇兽行录之卧薪尝胆耻复此仇”。

其中有关于日军在镇江屠杀的内容。

中央社南昌十六日电讯:敌军侵入镇江时,据外人目睹,敌人之种种暴行。该地房屋被毁殆尽,断壁残砾,满目凄凉。该地民众除有一部分入山匿避外,其余均被残杀。尸首狼藉,血流成渠。演成空前之惨剧云。镇江为本县县城,睹此消息后,痛泣在胸,热血为之沸腾。非复斯仇,誓不休也!

在其摘抄的新闻中,还有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题名为“劫后之南京惨状”。

中央社香港二十二日南京讯:自本年一月一日起,南京日军侮辱美旅事共有十五次之多。每次皆系侵入美国教会,以武力掳去中国少女。美德侨民之财产损失最大。日军除抢劫外并将房屋焚毁。英人财产损失尚小,仅英商赖安仁公司被抢,公司内所有存货均被劫尽。南京被日军占领迄今已达三十九日,但仍有许多地方大火尚在焚烧中。恐怖之时期仍未度过,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除野犬纷出觅食外,绝无人迹。现除难民区外,全城已成空城。

这本《流亡日记》已经过去了整整 70 年,纸张早已泛黄变脆,然而上面的蝇头小楷依然清晰如昨。如今,民间抗战史料馆的吴先斌先生通过多方努力得到这本《流亡日记》,珍藏在馆中,供市民前来参观。吴先斌说:“虽然日记中没有轰轰烈烈或者震撼人心的大事,但这记录了普通市民平凡的,最真实的经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快报记者 解璐**

战犯之子写话剧 揭露侵华日军暴行

一部由日本剧作家创作、编排、出演的话剧《地狱的十二月——悲哀的南京》昨天在南京师范大学小礼堂公演。夏淑琴、常志强、张秀红等大屠杀幸存者被邀观看。该部话剧的主创人员名叫渡边义治,他的父亲是当年一名侵华士兵,战后定为 C 级战犯。

南京师范大学的小礼堂,一派民国风貌,70 年前,拼命保护南京市民的美国传教士曾在这里做过礼拜。

下午两点钟,小礼堂的舞台上,灯光昏暗,四周响起贝多芬的钢琴曲,从舞台的上方直垂而下的白布更给背景增添了萧索的气氛。

身材高挑瘦削,身着黄色上衣的渡边义治走上舞台,满脸哀伤,“凝视扬子江码头,黑黑的堆积的尸体成为山丘,有五十人把这些尸体一个一个地拖走,投入河中,有的还在流血,手脚还在颤动……”音乐的声音骤然增大,渡边义治的语调也高了起来:“作业完的苦力被排列于河岸,机枪声响起,仰后倒、往前倒,全部都倒到河里,完结了。在下游河中摇动的机帆船上,机关枪在向河中扫射。”

尽管演出时演员都使用了日语,台下的观众只有通过旁边投影仪上的字幕来了解台词,但这并不影响这场话剧的整体感染力。真实震撼的剧情、悠扬起伏的音乐声、演员们的神情、语调已然超越了语言的界限,整个演出的过程中,现场鸦雀无声。演出结束后,现场寂静了足足三秒钟,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据悉,这部话剧讲述了 1937 年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并且通过渡边本人的真实故事表现出侵华战争也给日本家庭带来了很大的阴影。

这部话剧共分为两幕,渡边义治的妻子横井量子扮演了多个角色,比如用性命去保护南京市民的美国女传教士魏特琳,也扮演了幸存者夏淑琴。不过在这部话剧中,着墨最多的还是他们两人自己的故事。

渡边义治 1947 年生于日本的歧埠县,那一年,他的父亲被定为 C 级战犯,被判处三年不得担任公务员,当时法庭上有渡边爱治的一张照片作为判处的证据,照片上渡边爱治下令虐杀中国俘虏。

渡边义治小时候,生活得并不幸福,从幼年时候开始,他就开始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而他的父亲则生活在战争遗留的阴影下。

“小时候,几次看到父亲从睡梦中惊醒,流冷汗,眼睛似乎受惊地睁得很大,像个小孩。父母的感情也淡了,常常为了小事吵架。”渡边义治回忆说,“父亲不知道为什么,偷偷把在中国用的军刀带回家,常常从柜子里面拿出来把玩,有一次我把军刀拿在手上玩受了伤,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光泽和杀气,很恐怖。”

大学毕业后,渡边义治的母亲便得了抑郁症。在渡边义治 37 岁那年,母亲自杀了。

渡边义治的父亲渡边爱治在 1934 年自愿投效到当时伪满洲国,成为“满洲国军”的军人,渡边爱治转战满洲各地,捕杀那些被怀疑为“反满抗日”的人,战后,渡边爱治被判为 C 级战犯。

渡边义治的妻子横井量子的家庭生活原本十分优裕,因为横井的父亲靠侵华战争发了一笔财。在一张南京大屠杀现场的照片上,横井看到,日本“目黑辎重联队”的士兵身上挂着的正是她的父亲所卖的物品。 **快报记者 解璐**

渡边义治夫妇深情表演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